

洪中为 著

明星的七色人生

MING XING DE QI SE REN SHENG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报告文学集

女明星的七色人生

——黄梅戏演员的成才之路

洪中为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玉佩
封面设计：范竞达
封面摄影：程华德

女明星的七色人生

黄梅戏演员的成才之路

洪中为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省安庆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25 插页：2 字数：155,000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0

定价：3.00元

ISBN 7-5396-0344-5/I·302

6817730

内 容 提 要

人生是多彩的，而女明星的人生，更是七色纷呈、绚丽多姿。

在群星闪烁的艺术银河里，马兰、丁同、杨俊、陈小芳、韩再芬、刘广慧、李萍、汪菱花、刘红、胡静等黄梅戏女明星，以精湛的演技、非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采，早已为国内乃至东南亚广大观众所倾倒。然而，您了解她们的酸、甜、苦、辣吗？在这本报告文学集中，作者以翔实的内容、朴素的感情、清丽流畅的语言，抒情而又细腻的笔触，再现了她们的爱情和人生之路，描摹了她们在事业上奋力拼搏的坎坷经历，揭开了她们作为女明星同时也是普通人的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：爱与恨交融，苦与甜并存。作者集人间的喜怒、悲欢为一体，凸现了这一群女明星的心路历程，读来饶有情趣，还能使您更深地了解到演员这一令人艳羡的职业的另一种人生况味。

您想了解演员吗？请打开《女明星的七色人生》。

《女明星的七色人生》序

鲁彦周

读完洪中为同志的《女明星的七色人生》，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压抑。窗外灰濛濛的，没有悠悠白云、蓝蓝天空。谁家的鸽子带着哨音，从灰雾里洒下它的清越余响？这倒是一些勇敢的鸽子，它们多少为天空解除了一点寂寞。

也许它们是在向往那纯净的蓝天，并为此而勇敢地奋飞。可是，我的心却并不因此而轻松。天空本应当是纯净透明，为什么会有如此混浊的雾呢？勇敢的鸟儿可能冲破它，但是它们的翅膀也会受到损伤。而那些本质很好勇气不足的鸟儿呢？为什么要它们面对这灰濛濛的云雾？

真！我的心情，我的联想是有点古怪的。它似乎与本书无关，然而它却确实确实是读了洪中为的书而引起的。

这当然不是《女明星的七色人生》一书的错误，事实上，这本书是写得好的。它能给我沉思，触发我的遐想，也正是证明了这本书自有其魅力。

对于黄梅戏，我一向倒是很关情的。这可能是我和严凤英的友谊有关，否则我这个戏曲界的局外人，是不可能去留意黄梅戏如何如何的。因为严凤英，又因为严凤英我还空前地写过一个黄梅戏剧本，这样，便把我和黄梅戏联接起来

了。我欣喜地注意到，在很多地方戏剧种都处于不景气的今天，黄梅戏却奇峰突起得到了很不寻常的发展，它现在已跻身于全国几大剧种之列，并且有从内地向海外延伸的趋势。这个大好形势，和严凤英的奠基有很大关系，但更重要的还是黄梅戏有了一批新人，她们是严凤英的继承者，并且在新形势下又都有自己的创造。没有严凤英，黄梅戏不可能成为今天的黄梅戏。没有这一批新星，黄梅戏在严凤英去世之后，也不可能得到大发展，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。这批新星，便是《女明星的七色人生》中所写到的，以及本书还没有收进去的一些黄梅戏新人。

应该说，我对黄梅戏的新秀是不够了解的。她们的名字我当然知道，她们的演出，大多数我曾看过，其中有的人我还很熟悉。但是对于她们的成长过程，她们的身世，她们的生活，她们的矛盾、苦恼，我却知之甚少。因为我和她们毕竟是隔了一代的人了，我没有可能和她们建立如同严凤英那样的友谊。读了这本书之后，我才更进一步了解了她们。这应该感谢洪中为，他是一个有心人，他把黄梅戏的新人，通过报告文学形式集中反映出来了。正是通过洪中为，我才真正了解了这些新秀们，也知道了她们在鲜花喝采的背后，大都有各自的酸辛、各自的坎坷，甚至给人感觉是：从荆棘丛中走来！

我的压抑感，正是从这里而来的。她们，这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演员，她们是不应该遭到不应有的“坎坷”的。她们远非严凤英所处的年代，她们应该是在阳光灿烂风和日暖的土地上顺利地开花结果，她们应当受到关怀爱护，她们应该有广阔的自由天地。然而，事实远非如此，她们总是碰到

嫉妒、非议和不理解。她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从事艺术钻研和刻苦训练，她们要用更大的精力和心计应付人际关系，这是多么不正常的情形啊！为什么在我们生活中不能多一些宽容，多一些理解，多一些关怀？正如这天空，它本来应当是明净的碧蓝的，现在的混浊是人为的，是不应该存在的。

我很担心我们的新秀们，正如我担心此刻正在我窗外天空中飞行的鸽子一样，这种混浊不清总有一天要使它们迷失方向、甚至折断自己的眼下还不够强劲的翅膀！

上帝，但愿不要如此。

洪中为是个年轻人。年轻人写年轻人，容易沟通，容易理解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本集中描述黄梅戏新星的书，写得很亲切，很朴素。但也可能因为年轻的关系，本书中的某些篇章，写得过于拘谨，没有使笔墨纵横，深入剖析世态和人物的心灵，它们还停留在就事论事上，对“七色人生”，还缺乏足够的点染与升华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毕竟是第一本向广大读者集中介绍黄梅戏新星的好书，我的感慨归我的感慨，读者是会从这本书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。

1989年5月7日于合肥

目 录

《女明星的七色人生》序.....	鲁彦周
在是非的旋涡里.....	
——杨俊自述.....	1
人生得失，此事古难全	
——著名黄梅戏演员丁同的故事.....	19
女明星的七色人生.....	35
山道弯弯山道长.....	56
白色的李萍.....	83
有这样一个“胡大”.....	102
“小 怪”.....	121
一枝红杏出墙头.....	154
人生·事业·爱情.....	163
幸运的马兰.....	200
后 记.....	217

在是非的旋涡里……

——杨俊自述
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

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——屈原《离骚》

我想采访杨俊。十数封信陆续寄出，又给我在合肥的朋友《文化周报》社记者乔国良和《艺术界》杂志社编辑王仲仁打去电话，都未如愿——她辞职了，去向不明。直到1989年2月12日，乔国良同志来信告诉我，杨俊13日从家乡当涂返合肥、16日赴湖北黄冈的消息后，我才算从焦虑的联系中解脱，急忙顶着漫天的雪花，奔向合肥。

我等啊等啊等啊，在合肥一等就是三天，仍不见杨俊来。我别无它法，只好在她宿舍门上留下一纸条。就在我失去信心的前几个小时，16日上午9时28分，她终于叩响了我下榻的长江饭店5226房间的门，这才开始了这一次艰难的采访。

怎么，眼前这位仿佛稚气未脱的姑娘就是她——1988

年6月份去新加坡演出被誉为“东方绝代佳人”，7月份在我省上映的《孟姜女》主角扮演者，影视、戏剧界几次引起争议的女演员杨俊？乍一见面，怎么也不能将活泼开朗的她，与老练成熟的舞台、银幕、荧屏形象联系在一起。定睛一看，她的神采风姿，她的眼角眉梢，似乎都在证实：她就是黄梅戏五朵金花中的一朵，她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杨贵妃，她就是美丽善良又有侠肝义胆的狐仙，她就是《西游记》中的村姑和白骨精的化身，她就是现代青年的典型形象陈晓凤，她就是“哭倒长城”的孟姜女，她就是《乞丐王国的春天》的副导演！

她，身穿浅米色花呢外套，举止典雅质朴，没有浓妆艳抹；洁白的皮肤，配上乌黑的披肩长发，具有一种典型的东方女性的那种端庄文静的古典美，一双睿智的大眼里盛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，一种美丽的忧郁。

“洪记者你写我，不怕受牵连么？我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。”她略带调侃地问。

我冲着她笑笑，毫无顾忌地答：“来者不怕，怕者不来。”

“那我就说说，作为朋友，我以心交往，想到哪说到哪。”她淡淡地笑了笑。

窗外，小朵小朵的雪花，柳絮般轻轻、轻轻地飘扬着。我静静地聆听着一个名演员的自述——

888 “我有一颗不安份的灵魂。出生于风光旖旎的皖南当涂

农村，自幼喜爱文艺，能歌善舞，还自编自导过节目，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。父母均非艺人，可挺开朗，对我的爱好总是让其自然发展。1975年，也就是我12岁那年，考取安徽艺术学校黄梅戏班。聪明、勤奋、自负、好胜，使我成为一个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高材生。在班上，我最要好的女友是吴琼，吴琼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，艺校五年，形影不离，同在一个寝室，她睡上铺，我睡下铺。我俩每天早上一道去排练场练功，等我俩练功回来，其它同学还没起床哩。有一回，她瞒着我和另一位同学去练功，事后我知道了，便找到她说，你跟我好，就不能和别的同学好，我俩一直好下去。她听后，和我抱头痛哭。打那以后，每每我俩回到寝室，一说悄悄话便要一直说到深夜。而我们的话题不外乎学习上的事，因为那时我俩还小，不懂更多的事。在我的眼里，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。我的看法太绝对了，在后来我和她发生的一次争吵中证实了这一点：世间的事情只能相对地说，不可绝对而论。矛盾的焦点是为了摆东西而引起的，互不相让，以致打了起来，她这‘假小子’用茶杯砸我；我也不示弱，奋力反击，打得难解难分。校方知道我俩打架了，警告我们，如在三个月内再打架就开除。不久，我俩又成了好朋友，考试成绩并列全校第一。1980年毕业后进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，我终于走上戏曲舞台，开始了早就渴望的黄梅戏演员生活。那时的我，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。

“进团不久，我就随团赴港演出，真叫人艳羡啊！演员们都兴高采烈、为之鼓舞；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，心事重重，失去欢笑。怎么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，让我演三个配角，《天仙配》中的三姐、《罗帕记》中的汪锦龙、《女驸马》

中的春红。瞧不起人！我想不通，和我一同进团的同班同学，她们担任主角，我受到莫大的侮辱，嫉妒得要死，但并无害人之心，好胜心一落千丈。在六安卅里铺集训时，我悄悄躲进苹果园数苹果，数累了，索性趴在苹果树干上痛痛快快地大哭，哭够了，心里好受多了。冷静下来想一想：哭，有什么用，难道女人除了苦涩的眼泪就没有别的吗？我是女人，而且是冰雪容颜桃李年华的姑娘。我有虚荣心，受不了被人冷落的滋味。我暗暗下决心：一定演好这三个配角，让人们看看我杨俊不是没有可塑性，而是没有分配给我应该属于我的角色。角色不由我挑选，但角色由我创造。我认真对待，一招一式，一嗔一笑。我的汗水没有白流，国内一家报纸称我是赴港阵容中最佳配角，是一颗熠熠闪光的新星。更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竟会引起香港大名鼎鼎的李翰祥导演的瞩目。那天，我刚演完《女驸马》，正准备卸装，忽听有人轻声地说，李翰祥来啦，说不定又是看哪位主角呢？我目不斜视。突然，有人拉了我一下，李翰祥导演找你哩。我惊奇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就在我将信将疑之际，李导演径直朝我走过来，搂住我照了相，并邀请我明天去邵氏公司见他。第二天，我按时赴约。李导演对我饰演的三个配角给予热情肯定，而且说我形象很美，可塑性很大，完全可以演主角，为什么不让我演？——问之突兀。顿时，我羞得满脸红晕。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换了个话题。他告诉我，如果他有办法到大陆拍戏，一定请我扮演角色。我好高兴，心灵的天平保持了暂时的平衡。晚上，我回到团里，人们议论纷纷，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。我大惑不解，我找李翰祥导演无非是想拍戏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有人悄声对我说，你一上

李翰祥的小汽车，就有车子跟着你了。我有口难辩，一时间，我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。

“1981年12月，剧团赴港演出归来，途经广州。广东电视台女导演沈忆秋来后台挑选演员，一眼便看中了我。约请我在电视剧《飘然太白》中扮演杨贵妃，我高兴地一口应承了。因为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够在电影、电视剧中扮演过角色的同代人。她们太幸运了！一旦机遇把幸运儿的‘桂冠’戴在我的头上时，我突如其来地感到十分沉重，却又顾虑跨入一门新的艺术领域之难。当我站在摄像机前，却象一个刚接触社会的孩子，左顾右盼，茫然无所知，真有些手足无措，无所适从。我发现我自己什么也不懂，离开导演的启发和同志们的帮助就说不成说的样子，做不成做的规范，经常陷入窘迫的境遇。几次在摄像机前的失态，使我心灰意冷，想打退堂鼓了。平时，我演惯了黄梅戏传统剧目的丫环、小姐，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都是程式化了的，且在艺校苦练过，很容易适应。到了舞台，只要一听到锣鼓点，就知道脚怎么站，手怎么放，连面部表情都可以随机应变，喜怒哀乐很容易反映出来。录制电视剧则完全不同，演员站在摄像机前要绝对消除戏曲动作的痕迹，更要绝对吻合生活的真实，依靠自己的感情抒发来刻划人物性格、创造角色。如今，我要演一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杨贵妃，这实在是太难了。我在日记中写下：尽了很大努力，我那习惯了的、夸张的、戏剧化的动作痕迹去掉了，但导演仍不满意，认为我还没有真正理解杨贵妃这个人物。这就是说，我还没有能够在举止、言谈、笑貌上体现出杨贵妃的身份来。导演说：我不要你谦虚，我要你高贵。你的谦虚只能表现你自己，却不能

表现杨贵妃。你不要象平时一样，对我们持尊敬态度，你现在不要把我们放在眼里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都要体现杨贵妃的身份。你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人物，所以处处要留意自己的地位。经过导演的点拨，我的心豁然明亮了。第二次开拍，人物有了变化，个性的基调也形成了。不同的性格，决定不同的行动，这就是‘个性’。虽然形体上接近了角色，但感情的流露上还把握不住。特别是贵妃、玄宗、安禄山三人在一起的戏。贵妃是玄宗的妃子，又是安禄山的情妇。她要在玄宗面前尽力掩饰这种感情，又要让观众看出她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。这很复杂，也很微妙，但这又是历史的、生活的真实。在导演的启发下，我用这样的动作来表现：身体依偎在玄宗身边，使他感到自己亲近于他，而眼波有意无意地瞟向安禄山。感谢导演的谆谆教导，使我通过《飘然太白》的录制，初步掌握了电视演员的基本表演技巧和电视录制的艺术规律。直到这时，我才深深体会到：想要在一个新的艺术领域里奔向自由王国，不扎扎实实学习、钻研，单靠外在形象和所谓‘天资的机灵’是不会得到捷径的。

“《飘然太白》刚刚拍完，李翰祥执导《垂帘听政》，不忘前约，果然邀我饰演丽妃。正值豆蔻年华的我十分激动，大有受宠若惊之感，满以为这是我的艺术生涯的转机。于是，我离开了剧团，离开了同伴，开始了艰难、孤独的拼搏，我认为我自由了，我属于我自己啦。我真开心，走路时嘴里总是哼着歌。在试镜头时，导演也是满意的。但在第一次开拍时，我和刘晓庆及香港演员配戏，缺乏社会阅历的我被震慑了，自己常感到自卑，过份拘谨，连话也不敢讲了。



这就经常会扼杀突然出现的情感激发和闪光的表演，总形成不了来自内心的冲刺力，控制不住自己。导演见此情景忙问：你舞台上的光彩哪里去了？怎么一点魅力也没有了？这时的我尴尬窘迫，无地自容，答道：我也不知为什么。在看样片时，我在银幕上出尽了洋相，自己都不忍卒睹。终于，我在这次拍片中因适应不了与众多的配戏演员的交流，无法体现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规定情境和最高任务而被另易她人。这对刚刚踏进艺术殿堂的我来说，是一次致命的打击。从此，我的性格由天真活泼变得烦躁忧郁，和以前的我相比判若两人。有人说我被换下来是因为拒绝了李翰祥。各种有声有色的流言，真有如江河泛滥，洪水溃堤。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，怕见人，整天躲在旅馆里，惶惑、悲哀、痛苦、忧愁、失望一齐包围着我，头脑昏昏沉沉，好象在腾云驾雾。突然，一个意念可怕地闪过心头，使我的心猛一紧缩，接着又激烈地狂跳……我猛地站起身来，狂奔着跑出了旅馆。这时，大块的乌云随着东风在天上疾迅地飞卷，天就要下大雨了。夜，漆黑的，我就在这样漆黑的大风之夜，从旅馆奔到了北海边。黑得象墨水一样的海水卷着巨浪是可怕的，但是在我的眼里，这换演员更可怕。就这样我跑到了海边，正准备纵身扑向怪啸着的狂涛巨浪的一刹那，我改变了主意，因为自杀要有勇气。大雨倾盆般落了下来，闪电在黑暗的空中刚刚划过，沉重的雷声便跟着发出惊人的巨响。我倒在大雨下面的沙滩上。很久很久，我慢慢爬起身来坐在沙子上，雨水顺着头发流到全身，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，浑身颤抖着，牙齿打着颤，我勉强挣扎着站起身来，死的意念，象春天的冰山一样坍倒下来了。我默默地在渐渐小了的风雨中，

向旅馆踽踽独行。

“今后怎么办？我也拿不定主意。只觉得有无数看不见的强大的对手在前面，自己无力去抗争！在艺术追求而徘徊着的十字路口，我意外地遇到了电影学院导演刘国权同志。她拯救了我空虚的灵魂，伸出领我重进艺术之宫的友谊的手，再次为我架起通向荧屏的桥梁。‘人生的歌是多么优美动听，我懂得，它要用心血汇成……’我热泪盈眶、激情满怀地进入角色唱着这首歌。在场的人们被我的表演感动得落泪，刘国权导演也被我的真挚情感打动了，甚至忘记了喊‘停’的口令。我试演的陈晓凤是电视剧《人生的答案》的主要角色。这个角色不仅是烘托、陪衬赵春娥的主要人物，而且是在赵春娥的带动、影响下转变成成长的人物。能不能演好这个角色，对整个戏的成败关系甚大。因此，在选择演员时，导演想尽量做到慎重、细致，希望能选到一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的好演员。参加试戏的演员连同我一共五人。我是最后一个试演的。在别人试戏时，我总是专注地看别人的表演。我在分辨着：哪些地方演的好，哪些地方演的不好。更在思考着：如果我来演，应当怎么演。在帮助别人试戏时，我一会儿扮演赵春娥，一会儿扮演赵春娥的女儿，尽管是临时派差，我也能一丝不苟地深入角色。有一个演员试演很不令人满意，本来是深刻感人的激情戏，她总是无动于衷，难以入戏。可是当我扮演的赵春娥已经泪流满面地站在她面前时，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这位演员不能不动心，以至潸然泪下了。当导演拍板定下我扮演女主角陈晓凤时，心情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毫无得意之态，而更多的是担忧、胆怯、惶恐。录过像之后，效果果然不很理想，给人感觉有点显